

□赵瑞峰

1931年阴历8月的一天，圣城曲阜，在络绎不绝的主要来自大城市的旅游人群中，出现一位杖策孤行的老者的身影。这位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天津的名士王猩酋。

王猩酋(1876—1948)，名文桂，字馨秋、腥虬，中年易字星球，晚年更用猩酋，天津市武清县人。民国书法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，著有《雨花石子记》《猩酋老人诗文选》。

早在民国十六年，王猩酋即规定山东之游，后“竟蹉跎不及往”。不料这一拖就是4年，直到1931年，王猩酋深感“岁月易逝，蒲柳先衰，既不能作向子平，则此区区咫尺，行将拖之空谈矣”？“因决计行之”，并不惜“旷塾课十余日，费钱四十余金”。这样，在1931年阴历8月24日这天，素有东方“耶路撒冷”之称的曲阜，迎来了这位远方的客人。

自阴历八月二十四日至次月初二，在共计9天的时间里，王猩酋先到曲阜，谒颜庙，拜“三孔”，观祭孔礼、讲经奎文阁；后往泰安，则登泰山、观日出、访岱庙、两访经石峪，虽颇为疲惫，然游兴不为稍减。且于所到之处，所观之景、所值之人，皆以清隽之笔作详实记录，是为《曲阜泰山济南游记》(下称《游记》)。

曲阜、泰山，古来名胜地，人文自然独领风骚，即以历代石刻而言，其数量之多、价值之高便非他地可比。身为书法家的王猩酋，对之慕名已久，此次来游，尤留心于此，因之其游记中颇多有关访石刻、拓碑版，及购买甚至不惜屈尊向人讨要碑贴拓片的记载。

王猩酋乘车由天津至曲阜站，已是二十三日晚五时。即乘人力车奔县城。以路远途颠车慢，勉强过泗水桥不久天即黑，不好再走。恰巧附近有茅店可宿，即投宿。《游记》记茅店和逆旅主人：“麦茎覆屋，秫秸编墙，颇适余之野性。主人亦疏脱，有天然态，老狗狺狺吠客，与鸡声茅店月之意味不同而同也。”好比绘了一幅《荒郊茅店夜宿图》一般，饶有古意。这晚闻着四壁唧唧虫鸣和偶尔一两声的犬吠，旅途劳累的王先生想必会很快沉入梦乡。

《游记》：“二十四日，晨入曲阜北门，小坐拟古斋碑帖铺……”这里适对颜子庙西偏门，因先谒颜。颜子“庙广大而荒，复圣庙坊棧星门后，右为卓石，大石高倍人，镌‘卓石’二字，义取如有所立卓尔也。左为陋巷井，井上有康熙二十年徐弘业题石……中为归仁门，有嘉靖年间杨时秀碑。正统碑最高，大龟趺齐人肩”。至复圣殿，“前有亭，立大石，镌‘乐亭’二大字，所谓不改其乐也。殿前有元至顺二年大碑，皆蒙古文字”。对是碑镌蒙古字而非汉字，王猩酋颇幽默地表示了意见：“元人入主中国，礼俗皆依中国之旧，独与颜子说蒙古语言，颜子当亦付之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矣。”

“殿前四柱子，雕石为云龙，与孔庙同。东西北皆平面雕花，殿东半已颓倒露天，去年战事大炮所轰击也。庙前稍东为陋巷街，鬻碑帖者居多数。”此所谓去年战事，指1930年中原大战，阎锡山炮击曲阜城，致城内古建筑颇有毁损事。

《游记》：“谒颜庙毕，已午，遂谒孔庙(在颜庙西)。”“孔庙在曲阜南门内……金声玉振坊北为棧星门，再进为太和元气坊，再进为圣时门……再进

所藏北魏曹望熹造像，其石即此纹理，拓作鱼子形)。殿两旁及后檐石柱，大如前檐，惟作八角平面刻花，不似前檐云龙之深刻玲珑可三四寸也……殿最后为圣迹殿，有石刻一百二十方，每方作扁横形，可两尺余大，为孔子行教图，颜渊从行各图，传是子贡所写，晋顾恺之摹，今用玻璃障之。又有立碑式十数枚，为历代人所绘孔子像。东偏为诗礼堂，堂前有唐槐，孔子古井，上有清高宗赞词‘我取一勺，以饮以思’等语。井之西偏，立一石，镌‘鲁壁’二大字……庙中古今大碑林立，不胜其数，故从略。”

二十五日，谒孔林。《游记》：“……入至圣林坊……北为洙水桥，桥南有石坊曰‘洙水桥’，桥旁为下马牌……桥北为孔子七十七世孙孔德成重浚洙源记碑。再进为享殿门，门内华表柱二，角端兽二，文豹二，翁仲二，皆石刻……余以蜡拓华表柱下刻纹，及角端之角，文豹之齿，石翁仲脚下之刻纹，有卫丁马耀东者，助余按纸。享殿内有清高宗醉酒诗碑，诗颇工秀……再北为楷亭，亭东有施润章诗碑……再北，道西为子思墓，墓前石翁仲二，碑曰‘沂国述圣公墓’。再北，东偏为伯鱼墓，碑曰‘泗水侯墓’。迤西即夫子墓……夫子墓碑曰‘大成至圣文宣王’，篆文涂金，是元人所立……是晚余还旅舍，马耀东又携墨拓孔林孔庙孔圣像三纸为赠，意甚殷勤……”

“是日出孔林，还入北门，日未晡，憩于拟古斋碑帖店，以所拓孔林石翁仲足下刻纹示碑客，碑客因导余至夔相圃(《礼记·射义》：‘孔子射于夔相之圃’是也)，拓两石人胸前铭。圃在孔庙西偏，观德门外，二石人立二仆，仆者已断，状极远古，立者胸下四篆文，曰‘府门之卒’，仆者胸下八篆字，作二行，曰，‘汉故里安太守亭长’，背镌八字，曰‘乾隆甲寅阮元移置’……”

二十六日，谒少昊陵还，憩碑帖店。因时尚早，乃偕店童寻舞雩。《游记》：“舞雩为一大土坟，无古树，有碑曰‘舞雩坛’。拓‘舞雩’二大字，不清楚，是日天气黧煦，余与童子袒而风乎舞雩咏而归，惜无六七人也。”自舞雩北行，过鲁东门，“鲁公输子庙在东门北，庙内东墙嵌石，镌三篆字，曰‘考盘涧’，气韵古朴，类汉人。余初不知，碑客所指告，究不识此石何所来，当非此庙原物，拓两纸而还”。

《游记》：“晨往衍圣公府，入启事亭……厅在二堂东偏，堂上立清孝钦后书画刻石十数碑……求见衍圣公……由孔廉舫君代接谈……因求圣庙汉魏碑拓，孔廉舫君即入内，寻出全份为赠，遂致谢，辞出。”

二十八日，离曲阜至兖州，旋登车抵泰安。入市购物，见店列丹桂两株虬曲，老根大如两拳，高仅二尺余；花盛开，香气喷人，让王猩酋恋恋不舍，一如其观赏石刻。

二十九日，登泰山。旅店主人劝坐纲式肩舆上山。王猩酋因想省钱，又拟拓经石峪字，“遂步行，杖策负囊，气颇壮”。入岱宗坊，逾一天门，过高老桥，始达经石峪。《游记》：“盖为一大平坡……其势自北而南，坡上刻《金刚经》，字大一尺四寸，界作方格文，由东偏起，‘佛说金刚经’题目为一行，起句‘如是我闻’，又抬上，作数十行，剥落残缺……尚存九百余字，是北齐梁父令王子椿书，康南海定为榜书之宗……查《金刚经》五千余字，当时必刻全文，字大如此，诚天下之奇观也……余预作蜡墨，携纸以往，及试不能成字，盖石多呵噤，而字画太大故也……”王尝有诗记之，即《经石峪搨北齐人书金刚经大字》：“遂古流泉力，平铺成大坡。人传梁父令，经刻耨多罗。学究开眉宇，书宗定擘窠。石亭何日覆，风雨日消磨(康南海推经石峪为榜书之宗，尝欲作大亭覆之。未果而死于青岛)。

自中天门进，再进为南天门，再进碧霞宫，复转至天柱峰，登玉皇顶。“……秦无字碑也。石白而淡红色，高约十五六尺，款三尺，上窄而下宽，厚不及尺，四角削为平面，三寸余。上有方盖，盖中有顶球亦方形，余以纸拓其东南角之平面，两傍略连阴阳，取其纪念秦汉，不必有字而后拓也。傍有碑，题诗……大名张铨书，诗字皆雄健。”泰山原有李斯碑在碧霞宫，至宋代尚存，后毁，尚留残石。王猩酋曾听人谈及此残石在玉女池内，此来本欲探访，然以脚力不继，乃罢。

上日观峰看日还，“……循来路而下，盖欲再至经石峪也。经石峪傍有鬻拓片者张广正，甚诚朴……为四言五言楹联……拓法用烟子，在笔画边缘上有手(术)，空处示滞暗无神。余与张论其法，当求精，张以为然……下山未昏暮，即至岱庙碑帖店，买经十峪大字，二百四十四字不重”。携归旅舍灯下观之，以其拓法甚简陋，笔画亦有手术，甚不满意，欲次日再买换。

初二日，至岱庙碑帖店，见有天然残破形之佳拓，遂加值换得之。王猩酋毫不掩饰兴奋之情称之为“如获重大宝器也”。前至岱庙，歇马崖时遇山人以小盆植松鬻者，或如指大，或虬攀有致，皆买之，置一小筐。更前初至泰安，于市肆见列老桂花开，香气郁勃，虽不能致之，亦依恋不忍去。是知王猩酋爱碑帖、精鉴赏，亦喜旅游、好花草，是有多方面情趣之人；非刻板迂腐一夫子。

王猩酋实地探访曲阜、泰山古代石刻碑版遗存，并以书法家的眼光和专业的角度，一一记录在案，为后人书学研究、石刻文化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而完整的石刻文献资料，其功不可泯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□孙永庆

王士禛，字子真，贻上，号阮亭，又号渔洋山人，山东新城(今淄博桓台)人。官至刑部尚书，是清代康熙时期的诗坛领袖，后人习惯称之为王渔洋。王渔洋出身于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官宦家庭。看王渔洋的直系祖先，四世祖王重光官至贵州按察使参议，赠太仆寺少卿；曾祖王之垣官至户部左侍郎，赠本部尚书；祖父王象晋官至浙江右布政使，作为从二品大僚；历代仕宦，形成了这个家族的传统家学。王象晋有一副对联非常恰当地概括了王氏家风：“绍祖宗一脉真传，克勤克俭；教子孙两行正路，惟读惟耕”，尤其重视读书赋诗的传统，王渔洋的祖父辈就有五人刻印过自己的诗集。王渔洋自七岁起开始学诗，在大哥王世祿的指导下，打下了很好的诗学根基。再就是王渔洋生活在锦秋湖畔，锦秋湖的烟雨滋润了他的诗情。

锦秋湖源自淄博的孝妇河、郑潢沟、渚龙河、涝淄河、乌河等河流，汇至桓台和博兴境内，形成麻大湖、锦秋湖等湖泊。麻大、锦秋实为二湖，文人笔下多称之锦秋湖，以其名闻名于世。该湖位于博兴县西南部、桓台县北部，小清河以南，为两县共有。从博兴县西闸村南往东至湾头村南、院庄、安柴村西，南至桓台县的夏庄、鱼龙、华沟诸村。新城位于锦秋湖的南岸，是王渔洋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乐园，从小他就喜欢在湖中小洲上读书，春夏秋冬，景色各异，从冰消雪融到柳絮纷飞，从荷叶连天到荻花飘舞，不断变换的景致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他早期的写景诗就是描绘锦秋湖的这些美景。锦秋湖的湖光水色让王渔洋着迷，审美意识不断提高，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颇大。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诗人无数的灵感，促使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，这些山水诗也代表了他的艺术成就，我们从他写锦秋湖的诗文里能感悟到。

王渔洋在《锦秋亭辨》中写道：“两岸皆稻塍荷塘，篱落菜圃与苇萧交错，时十月下浣过之，烟雨空濛，水禽矫翼，黄叶满地。人行其中，宛若画图。时见牧人蓑笠，御觥觥归村落间，邈然有吴越间意。”这锦绣般的大自然就是江南写意卷轴，画中的稻田、荷塘、院落、菜圃、芦苇错落有致，加上烟雨、水鸟、黄叶的渲染，如人在画中游，意境文中生。“邈然有吴越间意”，则把锦秋湖比喻为小桥流水的江南，诗人于钦也有写锦秋湖“风景绝类江南”的诗句，这也许就是锦秋湖“北国江南”的出处。

王渔洋的《清凉寺》：“朝日出浦口，遥见清凉寺。深竹不逢人，经声在空翠。”诗中的清凉寺，在锦秋湖中的小洲上，是王渔洋少年时读书的地方，描绘了锦秋湖美丽而宁静的早晨，渲染了一种宁静致远的境界。

《锦秋湖二绝句》：“鹅鸭城边水映空，渔舟来往暮林中。唱歌未断神鸦起，荷叶菱花四面风。”“会城隐约接青丘，沙鸟浮沉水急流。一望寒芦秋色里，诸侯曾此会平州。”写暮色中的锦秋湖，诗情画意，令人神往。写历史中的锦秋湖，历尽沧桑之变，抒发了盛衰之感。

《泛锦秋湖二首》：“逸兴爱秋水，孤帆凌暮寒。江湖多素侣，飘泊任鱼竿。易尽郾筒酒，难忘楚泽兰。花山青十里，落日放篷年。”“白鹭可怜色，翩翩过稻陂。荻花经雨落，枫响入秋悲。信美真吾土，新凉况水湄。西勾桥上月，应系故人思。”诗人泛舟湖上，用敏锐的目光，捕捉锦秋湖的意象，抒发人生的感慨，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。

《锦秋湖竹枝词三首》：“鹅鸭城边望不稀，汀洲水涨荻芽肥。慕容事远伤春暮，斜日金鹅接翅飞。”“锦秋湖色胜湘湖，雉尾蓴羹玉不如。持谢江南陆内史，酪浆还得似渠无？”“不论烟棹与霜篷，帆力真禁八面风。北豸南鲈谁辨得，凭君博物注鱼虫。”锦秋湖周围的鹅鸭遍地，荻草茂盛，还有雉尾蓴羹、北豸鲈鱼，物产丰饶，写出了诗人对家乡的热爱之情。王渔洋的诗中常出现鲈鱼，这里的鲈鱼指的是锦秋湖里盛产的“四鳃鲈鱼”。元人于钦在《齐乘》中记载湖中有鲈鱼，“其鲈虽小，亦四鳃，不减松江，有莼菜，齐人不识，目鲈为豸云。”这种鲈鱼，味美不次于松江鲈鱼，是元人于钦品尝后的感叹。王渔洋从祖王象春也在《北湖游记》中描述过这一人间至味：舟行荷菱盛处，“渔人詫见游客，竞献鲜美。给以钱，摇首不顾。从索鲈鱼，曰无之。索豸鱼，则柳穿荷裹，不可胜用。就烹，味迥异诸鱼，信足为张季鹰抛一官也。”不管它是叫北豸还是鲈鱼，锦秋湖的鲈鱼美味已融入诗人的味觉系统，只要一见到鲈鱼，便想起了锦秋湖，这就是舌尖上的乡愁。

《送家兄礼吉归济南二首(选一)》：“锦秋湖边稻花凉，锦秋亭下鲈鱼香。垂虹秋色一千里，秋到吴淞思故乡。”诗人想起了家乡锦秋湖的鲈鱼的香，表达了诗人对家乡的深深眷恋和思念。

《怀家兄西樵、礼吉同子侧作》：“安稳蒲帆挂北风，江村雪后夕阳红。燕山锦水千重路，香草河边起暮钟。”此诗是王渔洋在扬州任上，想起了三位兄长，情不能已，便写了这首诗，先从自己身处之境写起，然后写到千里外的锦水，也就是锦秋湖，表达了久存心中的思乡之意与手足之情。

王渔洋的这些诗文，让我们进入时间隧道，去神游王渔洋时代的锦秋湖，锦秋湖哺育了王渔洋，王渔洋用诗文传颂锦秋湖。

投稿邮箱：

qlwbrwql@163.com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民国书法家王猩酋山东访石刻碑版录



王猩酋(1876—1948)

为弘道门……再进为大中门，门外两虎有汉人刻石七枚，皆图画车马状，又一四足兽为龙状，一人首而蛇身状。再进为同文门，门内外东西两虎，皆汉、魏碑，隋、唐、宋碑(俗称六朝，极可笑)，有木栅栏，禁人锤拓，盖保存古物之义。是日导余入观者为碑帖客，云前几日曾经开放任人拓碑，孔子生日祭毕，仍将开放一次，此时买拓片者价廉而物真也……”

入大成门，至大成殿。《游记》：“殿前檐下十大柱，亦雕石为云龙，其围径可十六手。此柱及阶陛，石理皆作鱼子纹形，故俗称‘鱼子石’(今潍县陈氏